帮助森林，彼此需要。

要知道，耿达的故事只是汶川循着熊猫家园、康养汶川的主题，在这十五年的发展变迁中演化出来的故事之一，还有很多的重生和蜕变，从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。

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，一定是包含着当地人的生存和发展，整个生境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。耿达在做一个很先验的探索。

对于眼前的瓶颈之突破，乡野和庙堂，竟然有一种啐啄同时的默契。当我们在采访朱教授的时候，他也谈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，谈到了社区的融入和参与。这些珍贵的思索，与耿达当地人想要挣脱的困境不谋而合，这种合力也许会创造真正的耿达奇迹。

十五年后，当我们再次走进汶川，慢慢看见这些地里生长出来的新生，这种内心觉知到的生命的力量，就像看到山的自然修复力一样令人惊叹。于是懂得了，这种修复，不是遗忘，不是掩埋，而是生死相融的“重生”。

我们对于生命、死亡和爱，更深刻的理解以及敬畏所凝聚的行动，以及新的发展方向，才是真正的治愈吧。

生　命

汶川的感恩文化也是地里长出来的。

开车的师傅是汶川县文旅局的司机刘志勤，汶川漩口镇人。

并不是刻意而为的采访，刘师傅带着我们从汶川到映秀、耿达、三江、水磨，两天的旅途中，他成了汶川的代言人，从汶川的甜樱桃到羊角花艺术团，从耿达的大熊猫到三江的植物活化石——珙桐花，山高水长，话题不断。驱车岷江河谷，过绵虒往映秀途中，他总是下意识地会朝右侧的山脚下眺望。作为外地人，是看不出来那里有一条被掩埋的国道，那是老的国道213所在的位置，现在已经被植物所覆盖。

那里也是他的老婆娃娃埋葬之地。他悄然诉说着心事。更像是对着山水倾诉，这山也是埋葬了他的老婆和孩子的地方。

“5·12”的伤疤，即使不愿意触碰，仍然藏在他心里。

大地震到来的瞬间，山垮下来，一整辆班车窝进去。那是一辆从都江堰到汶川的班车，他自己也是开班车的，但是那天他的车在城里堵车了，妻子和孩子急着回汶川，就坐上了舅舅的班车，比他早走了二十分钟。这二十分钟成了天人永隔的二十分钟。他想如果他们稍微开快一点，开到绵虒这块儿开阔一点的地方，也许就能躲过一劫。他根据时间推算出他们的遇难地点，应该是开到了福堂坝电站对面那块儿。所以每次路过福堂坝水电站对面，他都会向那条被掩埋的国道行注目礼。

十五年来，刘志勤在这条路上无数次奔波，无数次的重复，也许他找到了某种超越时空与他们同在的方式。

刘志勤身上也有川人身上的那种劲儿。是什么劲儿呢？就是说他把伤痛藏在心里，也会坦然拿出来，但是他会活出和爱的人同在的那种新生命。

他讲不出什么大道理，就是淡淡地诉说，感知到他的坚韧、隐忍，和“同在”。他车里最爱放的两首歌，一首是《四川欢迎你》，另一首是《多谢了》。

他会带我们到映秀和水磨吃最地道的汶川菜，这种滋味也像是从地里生长出来，留在心里，回味悠长。

“不知不觉，他们已经离开我十五年了！”他惊叹道。这些年，他陪过70多岁的央视老编导来汶川采风，也接送县文旅局的羊角花艺术团一次次出国演出。

“你说十五年有好大的变化？也不是。每天三点一线，上班、出车、下班，有时候打打小麻将。生活就是这样，过的没啥顾虑。重要的是，自己把自己过得开心。”

他喜欢在办公室唱歌给同事听。同事问他：咋了，高兴啥子？他总说，不高兴啥子？肯定要高兴。去年年终，他还跟局长对唱，唱的是《我们好好爱》，“笑人很！”他说。

每个人的“重生”似乎都和这片土地的重生有着某种关联。十五年后，汶川的空气中似乎都能觉知到这种感恩的感激的情愫。从一个个广场的命名，从一条条街、一条条路的命名，从本地人对于外来者的那种无条件接纳的开放的胸襟中，都能觉知到。从刘师傅身上，更是真实地体验到，这种从伤痛中长出来的“新生”，从土地里长出来的“新生”。

大熊猫也好，珙桐也好，香水百合也好，都是从汶川走向世界的。

茶祥子在映秀山上看到的古茶树，做出来的西路边茶，也同样走出了一条国际范儿的路。

一行禅师在《般若之心》中写道：明天我将继续存在，但是你要非常留心才能看到我。我将是一朵花，或者是一片树叶。我将存在于这些形色中，并向你打招呼。如果你足够留心，你将会辨认出我并问候我，我将会非常高兴。

十五年后，我们以此专题回向给大地震遇难的同胞们。

愿以我们的“看见”和“写作”回馈这片土地。